



□ 赵玉英

秋月无边 思念成沙

如果说,故乡是那万年不动的孤山,思念一定是潺潺流淌的溪水。任溪水日复日、年复年从头淌向故土日益思念的泥屋,流过泥屋后那条平缓的老河。那河水清澈明净,四季依附在山脚下,与老井相伴,与古木为邻。

少年不知愁滋味,青年不知故乡远,而中年便是除了乡愁愚执,一无所有。

少年时的月亮挂在头顶,伸手踮脚就能抓在手中,是纯真无谓的自信,是映在乳毛脸颊上的一层光泽。星罗棋布的夜空,月光如银箔,漫撒在安静的村庄,照亮一排排散发着炊烟的房顶,粘在毛头纸的花窗上,游走在土炕上孩子们身上,温暖了几时的梦境。冬夜母亲灯下缝衣的情景,是一生的温暖。铺展开雪一样的棉絮,一层层纳入棉衣,衣服上蕴藏着母亲的的味道。不管夜有多寂寥,屋外的风刮起多少尘土,风声怎样低鸣嘶吼、抑或雨雪叠加,只要油灯的光晕里摇曳着母亲的身影,孩子的世界里就有太阳的温暖。

青年时,月亮是奔跑而过的影子,伴随着脚步印满他奔波过的大街小巷。那时的我们太像脱缰的野马,一样自大一样轻狂,从来就不知道父母在家乡日夜思念盼望。为了所谓的理想,将家乡抛在脑后,将父母叮咛搁浅在旅程的岸上。鼓胀的风帆一往无前,距离回岸越来越远,皎洁的月光是随风飞扬的青春,肆意挥霍,总感觉未来时间还很长很长。

几时,忘记村头遥望的双亲,忽略了父母殷切的祈盼,无意父母两鬓斑白,皱纹爬上额头。时间匆匆流逝,我们却再也回不到从前。人生有多少不如意,有多少不经意之间,错过了再也缝补不回来。后来才知道,不管走过多大的城市,有过多少收获,错过对父母的太多陪伴终究是遗憾。

中年的月亮,是拽不断的思念。母亲

说:累了回家吧。父亲说: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多少年过去了,世界上再无第三个人对我说过这烫心的话。那个发梢扎着花、飘着绸带的小姑娘已经没人记得,那个磨磨蹭蹭慢性子的妮子已经长大,那个青丝黛眉的女娃子已经白发参差,踽踽独自在人生路上。天上月那么远那么高,再明亮的光却给不了温暖,再浓的思念隔着厚重的泥土,找不到家的归途。父母浑浊的眼睛,看不到儿女走过多远的行程,父母生命最后落下下的清泪是割舍不断对儿女的挂念。没有了父母的牵挂,我的故乡又在哪里?

一场秋雨,给前几天还灿烂亮丽的景色画上了一个句号。所有的叶子匍匐在路面上,好像树上的风景画被一只手无情地拉了下来,平铺在水泥面板上,色彩晕染纷乱。雨丝清冷让身体瑟缩,内心深处空虚起来。这个凋零的季节,落叶离愁,还有父母遗留下的空院落,触目伤情,思念成沙。

山川锦瑟铺长卷,寒露沁香庭院,菊饼清曲桑梓信,祈福满世间。重阳夜月盈缺半,离愁泪染霜天,常忆高堂膝下欢,祈寿亘古年。

林语堂先生说过,让我和草木为友,和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心满意足。人与万物终归要回归自然,隐匿在土壤里,灵魂在轮回中得以安息。天冷了,百草凋零,旷野上菁茅草舞动着芦花,沟壑上,田埂间遍地的干柴啦啦啦啦地站在风中,一团团被风折断的干柴随着风向滚到原野,想起母亲那双为生活操劳的双手,皴裂着血口,在寒冷的早上,沿着沟底寻找着风卷成堆的树叶,捡起一根根榑树叶柄,砍下一棵棵半干的黄须菜背回家。生活艰难,只有灶堂里火光闪烁时,母亲刚毅的脸上才会露出笑颜。是母亲把冰冷的世界挡在门外,一缕缕热气温暖着我们的童年。

在农村,每年八月十五,肯定不是游山玩水的节日,是劳累无比又收获颇多的时节。母亲在过秋时做的饭最香,早晨一起床,香甜的馒头味道钻进每间房里,引得肚子里馋虫咕噜咕噜叫了起来。雪白油亮的发面馍,鼓胀着大肚皮,诱人的糖三角顺着边缘隐隐约约露出焦糖色,有时还会有几个让人惊喜的菜包子,大碗蒸咸鱼和鼓着鸡蛋的虾酱,或是油光光的咸白菜萝卜,那纯香的味道让人垂涎,幸福感永远在记忆里蔓延。

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季节,果子飘香,庄稼丰收,我畅享在父母的田园里,地里的落花生叶子黄了,土壤下麻屋子白胖子到了及笋佳期,再不刨出来就被地蛆虫咬得伤痕累累。

玉米缨子已经不再嫩黄,变得成熟苍老,带一些细碎紫褐色花穗,整整齐齐地平铺在田野间,像极立体的模块。从地一头放眼整块玉米长势,单从玉米缨子的平整就知道庄稼的好收成。当叶子褪尽浓绿,苍皮的棒子槌探出身子等待着收获。小草顶端的露珠还在滴滴溜打转,头顶火红的太阳刚刚跳出云海,一筐筐玉米,在我手里华丽地褪去老皮,珍珠般的棒槌闪着金子光泽,有序地堆积在玉米垄地边。母亲常表扬我,“英子掰棒子比别人快,摘棉花也比别人快。”也许受了母亲的鼓舞,我一个人的掰棒子后面能供应几个人砍棒子秸,倒棒子秸的父亲和弟弟远远落在大后面,我觉得自己像个胜利者,忘记了带锄刺的叶子擦过脸颊的刺痛。

秋收,田地里最悠闲的是不知愁的昆虫,蟋蟀三五下蹦了出来,扇动着触角爬到南瓜花下,湿润的泥土清凉舒适,它比人类更知道享受生活。还有肥美的蚂蚱,扑棱着翅膀迅速地从前穿过,又淘气一般落在离你不远的碎玉米上,吸引着小孩子来来回回穷追不舍。抓来的蚂

蚱用草茎穿成一串串,回家经过盐渍、油炸香脆无比,是物资匮乏年代的无穷回味。

此时地里一排行枣树,挂满紫红透亮的枣子。清晨摘一颗放在嘴里,甜脆到心里。中午摘一颗又甜糯似蜜饯。近处的枣林像了缀满红宝石,一层层,一摞摞压弯树枝;远远望去,枣林变成一道道绚丽的红云。云蒸霞蔚间,枣香飘散到田园和村庄的角角落落;村里每家屋顶上,高粱箔上铺满一层红通通的枣。枣里的糖分在阳光炙晒下,香甜的蜜糖味从软绵的枣肉里散发出来。

斜立在墙上的木梯,变成一条轻熟攀登的小道。在农村长大的孩子们自小都像身怀轻功一般,上树爬墙无所不能。熟练了上下梯的我身轻如燕,大包小包抱着木梯运到屋顶上。早上迎着日出在屋顶上摊晒,暮色四合上房收拢覆盖。月亮升起来,坐在房顶上,那时最惬意。除了自然的花草树木,月亮变成最亲密的朋友。

清月皎皎,依然如昨。天命之年,独步月影下思亲又起,恍惚间,一条小路从遥远的地方延伸而来,穿透灵魂,触及内心深处;一条小路又从心灵深处探向遥远的空间,心所向往,寻找着往昔的点点滴滴……

时光飞逝,子欲养而亲不待。母亲离开十年了,父亲也去世整整六年,回家的道路像拉长千万里,心却依然期待每一个相约的日子。人生轨道上,不就是奔跑中一次次地淹没过去驰骋的足迹吗?跋山涉水,从内地小镇到北疆沙田,从四季如春到四季晓寒,行程中不敢有片刻停留,唯恐在同乡的路上变得小心翼翼,对生养自己故土踟蹰徘徊,走不出月光笼罩下的竹篱笆、泥屋子,走不出那叶落归根的热忱、执念。

腊月帖

□ 邹金栓

期待在腊月纷纷扬扬的大雪后
煮茶,用蒲公英、红酸枣、野枸杞
还有那“野中的茅草根
祛风,驱寒,缓解体内一年的疲惫

在寂静沉沉、偶有犬吠的夜里
我用孤傲的狼毫蘸着清冷的星光
再写一遍“独酌寒江雪”
暂时忘却浓绿的夏、灿烂的秋
然后以梦为马,盼着即将到来的春天

还会画一树红梅,然后落款,题诗
再写一个人,在点点春色里
隐约听见大雁的叫声
他知道它们飞走了,但不会太远
也知道它们很快又会回来,就像春天

等大河发出轰鸣之声

(组诗)

□ 张恒

等大河发出轰鸣之声

夜冷得出奇,面对一条冰河
还有荒凉的群山,我寻找
一座寂寞的小屋,用来与世隔绝
光秃秃的树上没有一片叶子
曾经的繁盛,仿佛早已淡出人间

风从寂静的大地吹来,吹动
屋内昏黄的灯火,冰河绕出大山
蜿蜒去了远方。它的呼吸已凝结
脉搏在冰下跳动
这条河往返于梦境和人间

我在等,等春风拂过十里桃花
等山中繁花催开蝴蝶的翅膀
等大河发出轰鸣之声,那时再看
大地在苍茫之间,必会让出一条坦途

抵达

走过那片林地,双脚踏进大地的温柔
天越来越黑,月亮还没有出来
四野苍茫,草木私语。我悄悄
走过那片湖,夜影子出现于镜中
仿佛要把喜悦暴露给天上的星星
近旁的村庄举着火,幸福而安康

湖的北面是一条东去的大河
一只渔船停靠岸边,河面的灯影
携带着桨声,安静地抵达我的诗里
安静地抵达一个人相思的窗台
安静地抵达夜的催眠曲中

这时,那弯明月像小船划过湖心
安静地抵达这夜的腹部,与我知音

春风将过大平原

春风将过大平原,那时
路边蒲公英开出淡淡的小花
鸟儿多起来,在我的窗外鸣叫
声音嘹亮,穿过暖阳的柳林
落进谁家的麦田。我常常跑去野外
带上种子、雨水、纸和笔
然后用双手捧起大地的芬芳
诉诸笔端,将温暖的故事念给你听

参悟山河

我参悟的山河里,新绿的意义更贴切
途径时间擦拭过的门扉
草木香如酒肆,春天即将登场
杯盏月光,天地自有章节
旷野里的新芽长成骨头和脊梁

我何尝不是这命运的潜行者
大河激荡,奔涌而过
夜晚灯火暧昧,我们酒杯交斛
彼此借着泪光,裸露善良与慈悲
静听春风吹动河畔拔节的苇层

月光的暗处

银灰色月亮圆了,从树上升起
我看月光时,有时像雨
更像一个人的沉思,垂落在地
喜鹊是村庄的吉祥鸟
它们把一生时光遗落在黑色的巢穴
那巢穴,更像我无法忘却的老屋

月光洒满野外的枯草丛
生出无数细流,足以安放我的脚印
温柔的月光,轻抚着脊背
村庄的阴影里有人点亮明灯
有人辗转难眠。寂静大了起来
像我离乡时一条晦涩的伤口
在月光的暗处,小心翼翼自行愈合

□ 周维东

灵魂的舞者

雪是天地间的精灵,是灵魂的舞者。在冬日的舞台上,它以最美的舞姿演绎着空灵的“华尔兹”。

雪从苍穹飘落,如醉如痴,如诗如画,宛如世上最华美的乐章。寒风中,它的舞姿优雅而潇洒,似放飞的白鸽,又像银蝶翩跹,一朵朵轻盈的雪花,更恰似白天鹅轻轻飘落的羽衣,给大地披上了一层洁白的云裳,给河流穿上了无瑕的婚纱,给世界带来了纯洁和安详。

雪用优美的舞蹈告诉我们,即使在寒冷的冬天,生命依然可以绽放出最美丽最绚丽的光彩,让我们在欣赏这场雪舞的同时,也会珍惜生命中的每一个美好瞬间。雪的美好不仅限于外表,而是蕴含着更多的人生哲理。它洗净了世间尘埃,让世界变得更加纯洁。它还提醒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中,要学会放慢

脚步,放飞心情,去感受大自然的和谐和空灵。

雪飞舞着,天地间弥漫着一片朦胧、旷达的诗意。它自由地、肆意地飞翔,宛如一幅精美的水墨画卷。在这幅画卷中,我们仿佛置身于一个纯净的童话世界,感受着思想被清空的放松和灵魂被洗涤的喜悦。随着雪花的纷飞,人们心中的烦恼和忧虑仿佛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取而代之的是欢欣和畅快的心情。无论我们是在雪中漫步赏梅还是在窗前赏雪吟诗,都会不自觉地被这漫天飞舞的雪花所感动。

在雪的舞蹈中,我们更看到了生命的奇迹和希望。它飘舞着,旋转着,犹如人生的起起伏伏,它让我们明白了前进的道路上不只有坦途,还有坎坷和曲折,也让我们明白了人生自由的弥足珍贵。我们应该感谢大自然的慷慨恩赐,

学会珍惜这些美好的温馨时光,把握住生命中每一次改变和提升自己的机会。

当雪的舞蹈逐渐平息,万物都陷入了沉寂。然而,就在这寂静里,生命似乎并未停止。细心观察,用心倾听,你就会发现在这寒冷的空气中,每一朵雪花都在默默地、坚定地绽放着一种超然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如同冬日里的一把火,温暖了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明白了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随着寒冷冬日渐渐地远去,大地也慢慢地恢复了生机,在未来的日子里,让我们继续体味雪的舞蹈,感受大自然的神奇和奥妙,学会从平凡的生活中感受美好,发现快乐,并去传递这种快乐和美好。

在雪花飘舞的季节里,让我们更加珍惜那些日常生活中的平凡和温暖,去感受雪舞后童话世界里的纯洁天真、温

馨浪漫。走在铺满厚雪花的路上,听着脚下“嘎吱嘎吱”的响声,这种与大自然无间的亲近,让我们感受到了触及灵魂的欣然和慰藉。在这白茫茫的雪地上,也清晰地留下了我们感悟生命、追求美好的足迹。

在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季节里,让我们去传递这种恬静和美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这冬日里的温暖和希望;在这个充满期盼的季节里,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出更多更美的精彩华章;在这个冰天雪地的世界中,让我们留下更多的脚印,走出一条充满阳光和希望的人生之路。

在这个寒冷的冬日里,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雪的舞蹈中吧,去感受大自然的无穷魅力,学会欣赏这个世界的无限美好,也学会在心中永远保持一片纯洁与宁静。

□ 秦辉

记忆里的海洋码头

我的老家无棣县埕口镇,过去曾是水陆码头,很多船只在那里停靠、周转。县志有记载:“东南至登莱,北至天津,横渡山海关等处,可一帆而至。旧为运粮径道,商舶辐辏,轮船往来,沿海渔铺,舟以千计。”

之所以当时水运呈一派繁华之景象,据说原因有二:一是那时候盗匪横行,水运较陆路更加安全,二是陆路交通工具老旧落后,而水运快速而价廉。因此,无棣的漕粮、海运畅通不衰,埕口也由渔村发展成为商埠。

据老人回忆,当时埕口大桥下面经常停泊着来自宁波、温州等南方地区的大货轮船,好多外地人知埕口码头而不知无棣县,可见埕口声名在外。

我很小的时候,是没去过海洋码头的,只大概记得埕口街上总是人来人往,好多来做水产生意的外地人,也有好多去海洋码头拉海货、检海货的村里人。也大概知道,从海洋码头到大坝的路上,经常会散落一些鱼,比如白片鱼、青皮鱼、油光鱼。家里没小菜了,可以去那里捡咸鱼。后来大了些,能跟着姐姐或是领着弟弟出去了,才知道埕口桥北边的河滩,靠近边防的地方有个好玩的去处——海洋码头。

这时的海洋码头已经停用,好像改建到了更北边的地方。一条曾经无数人踏过的水泥路在丛生的杂草间半掩半露,路的尽头是一大片铁板,铁板上有着密密麻麻的半圆小包,这些小包被踩得锃明瓦亮。铁板四周的边沿用厚木条围了一圈,下面被一根根铁管牢牢撑起,跟底部的铁管相连。底部靠近水的铁管更

粗更大,经由常年的浸泡,有些地方锈迹斑斑,有些地方已经薄得可以看见里面的积水和躲藏深处的小鱼小虾。

海洋码头没有了昔日的繁华,却成了埕口街上孩子们的乐园。从它身上踏过的不再是一双双急匆匆的水靴脏足,而是一个只洒着阳光的小脚丫;不再是一个个喘着粗气的壮硕汉子,而是一条条刚游上岸的“小泥鳅”;不再是一筐筐散着腥气的沉重货物,而是一声声银铃般的惊呼和感叹。

我们去海洋码头一般是走十字街北边的边防那条路。从大坝沿着一条斜坡自上而下,尽头是一间小砖屋,据说这里是海洋码头出货算账的地方。我的印象里,好像看到过有人在这里出入办公,我还依稀记得某一天在那里得到了一粒冰糖。那粒冰糖小而秀气,跟家里需要砸着吃的大块黄冰糖完全不同。它是透明的,像浮在水缸里色色从东海挑回来的小冰块,又像房檐下倒挂的冰凌断裂而成的小冰粒,现在知道那是单晶冰糖,它的味道也很特别,较黄冰糖的醇甜,它则多了丝丝清香。

但大部分记忆里,那间小屋是荒废的。现在我猜想当初那里或许是码头人临时办公的地方,类似收购点的结算处。我母亲在供销社招待所上班时,曾发生过一件偷窃案。当时母亲把派出所的人领到现场,也就是给入住客人登记、收钱的大木桌前,说抽屉的锁好坏了,不知里面的钱咋就被偷了。我们姐弟从没见过公安办案,还兴奋地在大人身边钻来钻去。办案人员这里看看,那里瞧瞧,便发现了端倪。被偷的抽屉在中间,而它左边

的抽屉没有上锁。小偷就是把左边的抽屉抽出来,然后从两个抽屉的间隙里把手伸进去,一张一张把钱给夹出来的。因为那种推拉抽屉的两边相对桌面要低很多,手能很轻松地伸进去。后来好像是查出了小偷,是一个来海洋码头联系业务的人。

我那时经常跟小伙伴们在海洋码头玩耍,最常做的就是沿着铁板的管子爬到下面去。涨潮时,海水会没过下面的粗管子,我们并不惊慌,因为知道这已经是最点了。我们站在粗管子上,把脚丫伸下去,任由上涨的海水一浪一浪没过脚面。有时免羔子鱼会从脚心穿过,又被我们的惊呼声吓得一溜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有时小螃蟹也会贴着管子的边沿小心翼翼地爬上来,举着两把小钳子,遮掩着灰色的身体,躲躲闪闪的,自以为逃过了我们的眼睛,洋洋得意地离开了。

水泥路的东边,海洋码头跟大坝之间有一片荒地,宽敞,开阔。夏天时长满杂草、芦苇和荆条。我跟伙伴们在杂草间奔跑追逐,草丛间的蚂蚱便闻声而动,翅膀一震,扑棱棱一下子飞走了。我们跟在后面追,有时候为追一只蚂蚱会跑出很远,向右边望,海洋码头越来越小,就知道不能再向前了,于是掉头折返。逮到蚂蚱后,拿一根狗尾巴草,把它们穿成一串儿,凑在一起,比比谁的更长谁的更多,玩够了,拿回家,放在虾酱碗里上锅蒸。蒸成诱人的紫红色,就是一顿下饭的小菜。

水泥路的西边,靠近河面是一大片河滩,河滩里遍布大大小小的浅水洼,水洼旁长满黄须菜。秋天一到,黄须菜把河滩“染”变成红色的海洋。这个时候,我们